

毋捌ê

敢欲相信，時間已經超過六十冬矣，年紀應該嘛欲倚八十歲矣。毋過，這幾十冬來，除了伊ê面貌、體型，看起來有加較無全，伊ê生活、習慣，會使講完全攏無改變。除了做風颱、落大雨，抑是真特殊ê原因以外，伊猶是逐工透早就出門、天暗才轉來。伊毋是無閒咧食頭路、做工課，是四界去賴賴趨、拋拋走。

因為一直無人知影伊ê名姓、嘛無人知影伊ê身世；伊對任何人、任何代誌，嘛那親像完全攏毋捌，所以庄裡ê人，久年來攏慣勢叫伊「毋-捌--ê」。

毋-捌--ê，聽講是佇「八七水災」了後無偌久，有一工hiông-hiông出現佇阮庄裡ê菜市仔。

伊看起來量其約仔佇十七、八歲彼个跤兜，人生做粗勇矮頓、烏面闊喙；一軀衫褲thái-ko-nuā-lô、規个身軀oo-lô-tsiap-tàng，應該是佇外口流浪誠久矣ê款。

伊日時佇菜市仔趨來趨去，一下仔看人咧剖魚、切肉；一下仔看人咧揀菜、洗蔥。有時陣，倚倚路邊擔仔恬恬仔看人咧賣物件；有時陣，坐佇亭仔跤裡戇戇仔看人咧食點心。

伊毋捌開喙kâng討、嘛袂去伸手kâng提。有ê人驚伊無正常，見若看著伊，就趕緊離開；有ê人嫌伊無清氣，影響著生理，會共伊趕走；嘛有ê人看伊誠可憐，腹肚枵無通食，會分一粒肉粽抑是一个碗粿予伊。上特別ê是，伊會四界去拈人擲thó-kak ê薰頭來suh。

佇彼个年代，阮這款草地所在，生活猶真單純，人口嘛誠罕得遷徙，躡佇庄裡ê人，無論查甫查某、大大細細，應該攏有人熟似；若是當時，有在地人搬出去，抑是外地人搬入來，即時嘛隨會有人知

影。毋過相連繼幾仔工落來，伊毋但日時攏佇菜市仔趨來趨去，連暗時都屈佇散市了後ê空擔仔位過暝，會當確定，進前無任何人看過伊，伊絕對毋是庄裡ê人；閣看伊衫褲一直攏無換，身軀應該嘛無咧洗，真有可能，伊是對外位仔一路流浪，來到阮這個庄頭。

本底，眾人是想講，伊應該會親像早前三不五時仔就會出現ê乞食婆抑是流浪漢全款，過一站仔，家己就會離開矣。想袂到，經過幾禮拜矣，伊猶是規工佇菜市仔行過來、惹過去。有較雞婆ê人，就走去報警。

管-區--ê先恁伊轉去派出所。因為伊攏毋講半句話，干焦目珠掠人金金看，問規哺嘛問無路理來，無法度，暫時先共留佇派出所。一方面，向頂司反應，查看佗位有通報失蹤ê人口無？一方面，四界貼告示，看有人會認得這個查某囡仔無？

就按呢，一段時間過去矣，猶是無消無息，這個「毋-捌--ê」，真正親像天頂跋落來，抑是塗空bùn出來全款，無人知影伊ê名姓佻身分。連彼箍毋管佗位深山林內ê啥物死人骨頭，都有才調去挖挖出來ê管-區--ê，嘛無伊ê ta-uâ。

因為伊無犯法，管-區--ê嘛袂當一直共留咧派出所裡。毋過，放伊一个查某囡仔按呢四界趨，總毋是辦法。管-區--ê只好去揣村長參詳，決定先恁伊去躡戇伯仔ê彼間舊厝。

戇伯仔是庄裡ê羅漢跤仔，無某無猴、無親無情，家己一箍人躡佇鐵枝路邊ê一間塗垵厝，靠收歹銅仔舊錫咧過日，舊年破病過身去矣，彼間厝一直放空空佇遐咧飼蠔，予毋-捌--ê暫時會當遮風必兩拄仔好。

是講，就算有一个岫通好u，毋-捌--ê猶是親像一隻野生ê動物，袂慣勢關佇籠仔內，除了暗時歇暝ê時間以外，伊全款規工佇外口四界賴賴趨、拋拋走。不而過，伊出現ê所在，毋但干焦是早前ê菜市仔爾。

一開始，庄內四箍輾轉、大街小巷，對東片面ê鐵枝路跔到西片面ê蓮苞埤仔，對南片面ê三塊厝到北片面ê十米路，攏看會著伊ê形影；到尾仔，鄉裡十三聯庄、每一庄頭，唯上東片ê山仔跔到上西片ê火燒店，唯上南片ê龜仔港圳溝，到上北片ê急水溪大橋，攏留落伊ê跔跡。連一般人，較罕得行跔到，專門咧剖豬剖羊ê豬肚內佻干焦咧出山入土ê墓仔埔，伊都親像咧行灶跔全款。會當講，這段時間落來，毋-捌--ê，應該比管-區--ê較了解庄內每一位所在，絕對比鄉長較熟似鄉裡每一個角勢。

腹肚枵，伊沿路拈物件食；人若忝，伊清采揣所在坐。問伊話，毋知聽有無？無欲應你、嘛袂去插入。

是講，因為伊干焦四界行來行去爾，袂講會去烏白亂使來，所以一般正經ê大人，知影伊ê情形，除了同情伊，三不五時分一寡物件、提二領衫褲予伊以外，嘛慢慢仔慣勢伊ê存在，袂去揣伊ê麻煩。

顛倒是庄裡某一、二个較狡怪、孽滿ê猴囡仔，有時會刁意故，綴仔伊ê勾川後共創治，大聲叫伊「毋-捌--ê」、「番仔婆」抑是「痾查某」，有人閣會拈石頭共擲、提水球共khian、用炮仔共射。通常，毋-捌--ê，攏像無聽著，當做毋知影，恬恬仔做伊行。

彼工，草猴耄頭佻伊幾個細漢ê，食飽傷閒，又閣綴仔毋-捌--ê勾川後咧lān-muān。個一群人本底仔德元埤咧泗水、掠魚，看毋-捌--ê行過，一路綴伊到樣仔林。規點鐘久ê時間，伊除了沿路拈薰頭，若毋是行到電火柱邊，擲頭戇戇仔看，袂輸咧算電線頂懸有幾隻鳥仔；無就是來到樣仔樹跔，目珠金金相，那像咧揣樹尾頂生幾粒樣仔。

「痾查某，痾毋知，痾kah無穿褲；痾查某，痾毋知，痾kah大腹肚……。」有人感覺無聊，開始用話咧共糟蹋。看伊無反應，這個時陣，草猴竟然旋一pû尿佇塑膠橐仔裡，規个對毋-捌--ê ê尻脊駢擲--去。

「我咧幹恁娘！」hiông-hiông，毋-捌--ê跔步停落、幹頭過來，目珠轉大蕊、出力喝一句。這是伊頭一擺出聲，原來，伊毋但會講話，閣會曉幹謙。

繼落，伊規个人親像青狂牛全款，tsông對草猴所倚ê所在去。草猴無張持去予喝一聲，驚kah戇神去，毋知欲按怎？

「阿娘喂，救人喔！」這時，毋-捌--ê一手對草猴ê肩胛頭摸牢咧，一手唯伊ê後腦khok搨落去。草猴疼一下，人精神過來，規个身軀軟kô-kô，褲底一包澹lok-lok，un倒佇塗跔，哀爸叫母喝救命。

繼落去，毋-捌--ê hiông-hiông坐佇草猴ê胸坎頂，換伊一pû尿，直接tsuānn-出--來。

彼个時陣，毋但草猴手下彼幾箍猴死囡仔走kah無看影跡，連四箍輾轉ê雞仔鳥仔嘛必kah看無半隻。等草猴厝裡ê大人趕來到現場，毋-捌--ê早就毋知佻位去；草猴嘛已經四跔跔直直，死死昏昏去矣。

就按呢，草猴戇神戇神、死酸死酸，倒佇眠床頂三暝三日tah-tah。毋管是去拜拜乞爐丹、抑是倩媪來收驚，攏無路用。

後來，草猴ê序大人聽內行ê人指點，拜託管-區--ê提三粒肉粽、二研米酒頭仔佻一包新樂園ê去共毋-捌--ê安搭，等伊食kah飽脹飽脹、淋kah馬西馬西、pok kah爽快爽快ê時，先偷偷用一碗水去洗伊ê衫仔支尾，才閣共水捧轉去予草猴淋，按呢，草猴才總算回魂轉--來。毋過，彼隻草猴此去煞變做「杜定」，不時懶趨、懶趨，攏袂閣再giàng牙、鬚鬚。

明知是家己ê囡仔狡怪作孽，對方又閣是恹恹戇戇。好佳哉，無出啥物大問題，草猴ê爸毋無想欲計較，代誌就按呢準拄好去矣。以後，庄仔內無論大大細細，嘛無人敢閣去糟蹋伊毋-捌--ê。

日子就按呢一工一工過去。毋知佇啥物款情形下，hiông-hiông，有人先發覺毋-捌--ê若像搯一粒腹肚愈來愈大khian，後來閣

有人看著隔壁老-李--ê竟然佇伊ê厝裡出出入入，閣過無偌久，就有人聽著紅嬰仔暝日咧哭ê聲矣。

老-李--ê，是對中國湖南過來，陸軍士官長退伍ê老芋仔。伊對軍隊退伍了後，毋知啥款ê原因，一路來到阮東勢頭這個小庄頭鐵枝路跤ê一間破厝仔蹓-落--來。又閣毋知啥款ê原因，去牽著彼个啥物攏毋知，連名連姓攏毋知ê毋-捌--ê，二人後來竟然按呢鬥陣十外冬，閣生一个後生——灶雞仔。

佇阮這款草地所在，勿講是幾十冬前彼个猶閣真pi-sù ê年代，就算是現此時，嘛罕得有外省人搬到遮倚起。個彼口灶，有影是誠特別ê組合，理所當然嘛變做阮庄仔內ê名人，會當佢彼个大好額人劉仔舍齊名，不而過，一个佇天、一个佇地爾爾。

老-李--ê，人生做矮矮肥肥、福相福相，誠好笑神、誠有人緣。伊佇菜市仔ê街仔尾租一間店面，早起時賣豆奶、饅頭、包仔佢燒餅，中晝歇暈，暗頭仔又閣開始賣外省仔麵，論真講起來，實在有夠拍拚。

規年透冬，毋管透早抑是暗時；無論寒天抑是熱人，伊差不多逐工攏穿一領草綠色ê內底衫仔，鳥鼠色ê短褲tsáng仔佢俾雙烏sô-sô軍用ê布鞋。伊身軀有刺字，毋過佢一般竹雞仔彼款刺龍刺鳳、畫虎畫豹ê無全款。伊正手片刺「反共抗俄」，倒手片是「殺朱拔毛」，褪腹裊ê時，閣會當看著胸坎正中央，猶畫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ê國旗。

佇阮東勢頭這款庄跤所在，平常時仔，就算是某某人個兜ê豬母生幾隻豬仔囡，抑是某某人個厝裡ê雞仔鴨仔去予鳥鼠咬死幾隻，攏嘛連鞭傳到厝邊隔壁去，何況這種轟動武林ê大代誌，聽講一下仔就庄頭庄尾通人知矣。眾人議論紛紛，十喙九勾川：

「這隻外省豬仔真正有影恬恬食三碗公呢，看袂出來，遐爾好喙斗，連這伊也哺會落去。」有人按呢咧鄙相。

「你哪知影是老-李--ê偷食ê？我看無定你嘛有插一跤！」有人刁工練痞話。

「這籬老芋仔這聲báu著矣，免費祛一个某，閣趁一个团。」有人這樣共摳洗。

「想袂到這個『毋-捌--ê』閣會曉生团？」嘛有ê人hiông-hiông才去想著，毋-捌--ê竟然是一个查某人。

閒話講罔講，毋管按怎樣，大部分ê人猶是替個感覺歡喜，總算二人有伴，會當相照顧。不而過，灶雞仔出世都猶未滿月咧，毋-捌--ê又閣恢復正常，透早無閒到暗，去外口咧出巡矣。士官長嘛照常喙仔笑微微，透早到暗無閒，佇店裡做生理。灶雞仔後來到底是按怎大漢ê，無人共注意，嘛無啥人知影。

看士官長逐工家己一个人舞kah滿身重汗，無閒tshih-tshih，毋捌看過伊歹過聲嗽、發過性地，不時攏是歡頭喜面、喙笑目笑。聽講，生理做煞，轉去了後，伊閣愛包辦厝內面大大細細ê工課。

「阿無外省仔是佢一點咧毋好？遐爾好性，遐爾骨力。那像恁老爸，除了做伊ê工、種伊ê田，透世人敢捌看過伊共我鬥洗過一雙碗箸、一領衫褲？」莫怪阮阿母不時咧阿啞士官長。

所以論真講起來，老-李--ê會使講是一个庄仔內公認ê好人，干焦有一項代誌例外，就是淋酒。當然，伊毋是像阮厝邊彼隻「醉龍」按呢，逐工照三頓淋，淋kah天天醉、醉天天，落尾仔醉kah變做一尾「死蛇」。伊大部分攏是佇過年過節ê時陣，抑是其它咱外人毋知影原因ê情形下，才會淋酒。淋酒無要緊，上驚--人ê是淋酒醉了後，伊規个人完全反形、變相，親像電視台連續劇內底，彼隻去淋著符仔水，煞來現出原形ê妖魔鬼怪全款。

「消滅萬惡共匪！解救大陸同胞！蔣總統萬歲！中華民國萬歲！」若毋是用伊彼款人聽無啥有ê外省腔，喝幾句仔咱攏記kah牢牢ê口號。

「我有一支槍，扛在肩膀上，子彈上了膛，刺刀閃寒光……」無就是用伊袂輪狗聲乞食喉ê哭調仔，唱一大堆走音又閣變調ê軍歌。

「我操你媽個屌！狗雜種！王八蛋！老子宰了你全家！」閣繼落去，伊就開始啐幹譙、摔物件、起跤動手、烏白拍人矣。

每一擺，見若看著彼工灶雞仔規頭面喙破目腫、一身軀烏青激血，毋免想就知影，士官長昨暝又閣起酒癆矣，又閣共伊當做「萬惡共匪」咧「殺朱拔毛」矣。

起頭，厝邊頭尾知影這款代誌，閣有人會好心去共老-李--ê苦勸，毋過較講嘛是攏無路用。後來，一方面想講伊拍囡仔是個兜ê家內事，外人嘛袂當按怎樣；一方面看伊燒酒癆番pì-pà講袂huan-tshia，萬一若去搨著風颳尾加衰ê，逐家杳杳仔就當做毋知影，無愛加管閒事矣。

會記咧彼擺是中秋節ê暗時，躡佇鐵枝路跤附近ê厝邊，又閣先聽著士官長厝裡底，傳來老-李--ê啐幹譙ê聲音；閣再來，就是灶雞仔可憐咧叫毋敢ê哭聲；照理講，繼落去就應該煞戲矣。當眾人有ê幌頭有ê吐氣，準備欲去歇暝ê時陣，hiông-hiông，聲音又閣響起，無全款ê是這擺換做是一个查某人出力咧啐幹譙，猶有一个查甫人悽慘咧喝救命ê叫聲。

一寡人感覺較奇怪，趕緊tsông過去。無看無代誌，看一个險驚死：灶雞仔頭青閣目腫、勾跤兼攝手、宓佇壁角頭；老-李--ê身軀褪光光、四跤拔直直、倒咧塗跤兜；毋-捌--ê規箍人坐佇士官長ê腹肚頂，一手扭士官長ê頭髮、一手提研麵粉ê柴箍，大力一直搢、大聲一直譙……。

江海伯仔佻金水叔仔膽頭在、跤手緊，一个趕緊出手去共擋、一个大聲走去喝救人。彼暝，老-李--ê予救護車載去省立病院急救，毋-捌--ê嘛予警察車載去派出所拘留。

是講運氣好，眾人緊發覺，經過透暝ê手術、搶救，士官長雖然

傷勢不只仔嚴重、佳哉性命無啥物危險，佇病院躡一禮拜外，人就出院矣。毋過，自伊精神起來到轉去厝裡，無論警察按怎問，伊ê講法攏全款，干焦會記得彼暗暝酒了後，人就醉kah暝去矣，後來到底發生啥物代誌，伊完全攏無印象。

毋-捌--ê佇派出所關一暝，隔轉工，就算管-區—ê有喙講kah無涎，根本都問袂出一隻蠓仔胡蠅。後來雖然共移送去地檢處，因為傷害罪是告訴乃論，士官長無要無緊、堅持無欲提告；毋-捌--ê恠恠戇戇，又閣毋知半項，檢察官就準拄好去，無共起訴。

彼擺代誌過後，李--家基本上無啥物改變。老-李--ê全款逐工透早就出門，無閒做生理，天暗閣轉來厝裡煮飯、洗衫、款內頭；毋-捌--ê逐工全款透早就出門，拋拋走、四界趨，天暗才轉來厝裡倚稠、食飯、過暝；灶雞仔全款無人去注意，平時伊是按怎過生活、後來伊是按怎轉大人ê。

「想袂到這個毋-捌--ê力頭遐爾大、性地遐爾歹，聽講老-李--ê予伊拍kah哀爸叫毋喝毋敢，跪佇塗跤做狗爬，差一點仔就無命。」

「逐擺暝酒醉就欲起酒癆，想講無人有伊ê ta-uâ，結果假癆煞去遇著真癆，這箍老芋仔這擺有影去踢著鐵枋仔矣！」

「明明都好好ê一个人，哪會見若食酒就變相，無定著伊心肝內，真正有啥物秘密抑是苦情嘛有可能？」李--家無啥代誌，顛倒是庄仔內ê人，又閣佇尻川後留一大堆話屎。

無論別人閒仔話按怎講，老-李--ê攏當做無聽著。平常時仔，伊照常咧認真拍拚做工課，過年過節猶原會淋酒唱歌喝口號。不而過，有一點無全款，伊酒醉了後，袂閣再像以前按呢啐幹譙、摔物件、起跤動手、烏白拍人矣。干焦會曉倒佇塗跤，開始先嗹嗹唸、繼落閣嗹嗹吼，逐擺攏唸kah喙涎流、吼kah目屎滴，毋知是咧唸啥物、吼啥貨？有一工，伊全款淋酒醉倒落去了後，就無閣再起來矣。

老-李--ê過身無倨久，灶雞仔嘛對國小畢業，去臺北講欲做烏手、拍天下，後來煞變做殺手、走江湖。

毋-捌--ê又閣恢復家己一个人ê生活，全款逐工透早就出門、四界賴賴趁。除了阮本底ê十三聯庄，伊繼續向東，peh過山仔跤，去到瓢仔寮ê山內斗底；伊一路往西，伐過急水溪埠岸，來到三股仔ê海口方面；伊有時現身佇南片烏山頭水庫ê附近；伊有時露面佇北片鹽水港街頭，伊行踏ê範圍愈來愈闊、愈來愈遠，強欲踏遍規个南瀛地帶。

彼冬，七月半才過無幾工，庄內上好額、一世人享受榮華富貴ê劉仔舍總算khiau-去--矣。劉仔舍攏總弄三个大某、細姨，在生ê時，各房頭私底下就不時咧犀牛照角矣；一下斷氣，眾某团即時隨拆破面公開起對嗆。有人計較風水樵袂好勢、有人窮分財產分無公平；對入木ê時辰到出山ê日子，逐家攏有無仝ê意見；對封釘ê順序到墓碑ê排名，隨人嘛有家己ê拍算，真正有影是分袂平冤到二九暝。無法度，劉仔舍彼副百年福杉特製ê棺材，只好园佇廳頭「打桶」幾仔月日。

這段時間，為欲展示眾团孫ê敬意孝心，猶有劉阿舍ê福壽雙全，家屬無惜重本，專工聘請臺南府城上大腳、上有名，靈寶派天德壇ê大法師張天德，帶領五位高徒，親身為劉仔舍主持道教內底上介隆重、上大場面「無上黃籙拔度大齋三朝宿啟」ê功德法會。也就是對頭一工ê發表、啟白、詣靈、開通冥路、度人經、冥王懺、獻供；到第二工ê放三天赦、打城、祭藥、分燈、道場、請經、九幽懺、獻供；到第三工ê放九龍赦、宿啟、重白、進救苦表、救苦寶卷、獻供。相連繼三工三暝、無停無歇，功德才算順事完滿。

三工三暝ê功德做了後，通庄仔內ê人，總算予劉家ê团孫感動kah準講無想欲知影個ê用心恰有孝嘛無可能。甚至，一寡年歲較濟、身體較穩ê厝邊頭尾，這幾工無暝無日、歹食歹咽，予個按呢舞弄落來，有人差一點仔就真正綴劉仔舍去西方極樂世界，繼續享受伊ê富貴榮華矣……。

這款場面，一百冬來，tng無幾擺。庄裡ê老大人，有聽過ê，袂超

過十人；捌看過ê，揣無到三个。一開始，確實有寡好玄ê人，專工走來鬥鬧熱，看無半晷久，逐家就杳杳仔無趣味矣。到落尾，連諸位大師、四方鬼神攏嘛舞kah忝uainn-uainn、聽kah倦tauh-tauh矣。干焦一个人以外，伊透早到暗、自頭到尾，足足三暝三日，看kah雙跋無離、目珠無暈，彼个人就是毋-捌--ê！

毋但按呢，劉家家屬特別準備豐派ê牲禮恰腥臊ê跋尾飯，大部分嘛攏「普渡」對伊ê囓喉空、「孝孤」對伊ê腹肚掘仔去矣。

彼擺法會了後，奇怪ê是，毋-捌--ê逐擺出去行路，無論佗一庄頭、啥物所在，見若有人咧辦喪事、做法會，伊攏知影、即時到位。

看是欲夯椅搬桌抑是鬥tsih銀紙，伊攏足自動、真骨力、做了誠好勢。喪家雖然看伊人無正常，毋過熟似久矣，知影伊無話無句、袂吵袂鬧，嘛放心予伊鬥跤手。事後，提一寡做旬拜過ê罐頭、果子抑是甜湯、飯菜送伊，伊嘛無禁無忌，食kah歡頭喜面、喙笑目笑。

喪事ê過程，無論是靈堂布置ê三寶佛、三清道祖抑是十殿閻羅、十八地獄ê圖象，伊攏一幕一幕認真看，看kah迷--迷、神--神，那親像行入去另外一个伊熟似ê世界。尤其是司公咧做法事、陣頭咧牽亡魂；伊更加是看kah目珠凸凸、聽kah耳仔叭叭，有時閣會綴人比手劃刀、開喙合喙，袂輸伊攏看捌、伊攏聽有仝款。彼个時陣，你看伊，一點仔都無親像彼款頭殼無正常、精神有問題ê人，甚至，比一般人較入迷、較了解規个儀式ê意義。

若無特別ê原因，伊通常會自頭到尾，相連繼、逐工去，一直到綴人上山頭、回路關，喪事結束為止，予你感覺伊凡勢比人孝男、孝女閣較認真有孝。毋知ê人，無定會掠準，伊是喪家來咧相送ê親情、好友。

自從發生草猴彼件代誌了後，庄裡就無人敢閣去綴佇毋-捌--ê ê

尻川後，亂使來、創治伊矣。何況，這幾冬來，大部分ê人，嘛早就慣勢伊ê存在。

毋過，猶是有一寡食飽傷閒、無代誌做ê人，對伊ê行為感覺好玄，想欲知影伊按呢行規工，到底是攏行去佗？到底是咧創啥物？跛跔麒麟仔，就是其中ê一个。跛跔麒麟仔本底是無跛跔ê。毋但按呢，伊少年ê時陣，生做是小可仔鮮頭、顯目；生活嘛過了不只仔逍遙、風騷。因為厝裡有錢，又閣是孤团一个，佇彼个普遍猶真散赤、六十年代ê庄跤所在，咱一般人出門，若毋是用步輦ê，極加是騎腳踏車爾。伊彼時就牽一台本田150仔oo-to-bái，食飽閒閒，規个庄頭透透四界去咧奢颯、臭衝矣。有一暝，伊先騎車去舞廳拵七仔，繼落去，閣載查某欲去酒家繼攤，無細膩，去拵著電火柱，毋但彼台本田ê拵 kah變做歹銅舊錫；這隻麒麟仔嘛摔kah成做瘸跛破相。

是講，厝裡有錢，毋免討趁，干焦靠一大堆祖公仔屎，伊就會當快活食穿、輕鬆迺迺矣。逐工，若毋是佇大廟ê門口埋佗人咧thuh棋子、拍納涼；就是佇籤仔店ê樹仔跤佗人咧淋燒酒、話虎騰。

彼工睏晝了後，麒麟仔又閣趕緊來到大廟埋欲揣彼箍江海仔討一下面子咧，昨昏一晷伊竟然相連繼輪江海仔三盤棋，輸kah連內褲都強欲hông褪去，這實在是有夠漏氣ê代誌。

當然，毋是逐个人攏親像伊麒麟仔ê八字遐好命、祖公遐靈聖，會當規日間閒免討趁，專門等咧食飯坵中央。來到大廟口，除了阿良仔彼擔煙腸擔佗路邊幾隻流浪狗，一寡棋子伴攏猶無看著影跡。

麒麟仔當咧無聊ê時，拄好看著毋-捌--ê對廟埕頭前ê大路行過。伊一時好玄，彼台特製ê三輦車駛咧，偷偷仔綴佇毋捌ê尻川後，看伊到底是咧變啥蠓？

大廟差不多佇阮庄裡ê正中央，廟埕頭前彼條大路因為定定有廟會、陣頭出出入入，會使講是庄裡上大條、上重要ê一條路。按廟ê正手片，也就是西片面仔直直行過去，就是菜市仔，市仔尾接台一

線，正幹一直去，就是新營、嘉義……；倒幹沿路行，會到善化、臺南……；對面，一片是派出所、一半是國校仔。這個路線，是毋-捌--ê上早出現，嘛是上捷出入ê所在，見若廟裡有活動，伊差不多攏會來鬥鬧熱。不而過，伊袂愛看彼款歌仔戲、布袋戲，嘛無合意一寡宋江陣、車鼓陣，伊上有興趣ê就是七月普渡，司公咧獻祭安魂；猶有年底做醮，道士咧開壇請神。逐擺，伊攏看kah毋知去行路。

毋-捌--ê沿路行，沿路拵薰頭，來到菜市仔尾，伊直接行過大路，佇佇國校ê大門口停一下仔，看東閣看西，毋知咧想啥。

Hiông-hiông，伊向北幹對學校倒手片牆仔邊ê細條路一直行，才閣往南倒幹對學校後尾門經過；繼落，閣再倒幹對學校正手片牆仔邊另外彼條細條路出來，拄好拵一个「冂」字形。

共學校自頭到尾拵一遍了後，伊無倒轉來校門口，翻頭繼續向南，沿縱貫路跤一直行，經過嶺拔溝仔橋頂，往西落去。

跛跔麒麟仔一路綴到遮，心內愈想愈無對同。這條路，阮庄內大大細細、查甫查某差不多逐个攏知影，毋過，真少人想欲去，伊是一條khút尾路，也就是無尾巷。

這條路差不多五十公尺長爾，規个塗跤鋪塗炭屎、二片邊仔栽木麻黃，四箍輾轉，攏是久年放拋荒、無人咧種作，發kah茂sà-sà、長lò-lò ê茅仔草埔。尤其是下晷時仔，落西ê日頭若去予樹樞闌牢咧，風吹過來，予人一種暗甍、陰沉ê感覺。路ê盡磅，一間土地公廟佇邊仔，親像社區咧顧門ê守衛室全款。閣過去，規洋規片、懸懸低低，這是阮庄裡歷史上久長、所在上曠闊ê墓仔埔。

「駛個娘！這箍痾查某別位無欲去，無代無誌走來這個墓仔埔，敢講欲揣鬼？」跛跔麒麟仔躊躇一下仔，擲頭看日頭猶誠懸咧，喙齒根咬咧，決定繼續撩--落-去，伊欲看這箍毋-捌--ê到底是咧變啥蠓？

毋-捌--ê來到土地公廟仔ê門跤口，直接坐佇砵墘頂，共伊沿路拵來ê薰頭擵-出--來，一截一截仔liáp乎好勢，順手共人園佇廟裡咧點

蠟條、燒金紙ê番仔火提來點。有ê食一、二喙，極加suh三、四擺，無偌久，一堆薰頭就pok了了矣！

毋-捌--ê薰食了，先哈一下唏；倚起來、閣伸一下勻。繼落，喙裡齧齧唸、頭殼盪盪幌，開始比手劃刀，指天突地。

「阿娘喂！這箍毋-捌--ê是瘡真正，抑是瘡假影？」人宓佇十外公尺遠ê木麻黃樹仔邊。雖然，聽無清楚毋-捌--ê到底是咧唸啥碗糕？毋過，伊規年透冬佇廟裡咧出入，三不五時攏看會著紅頭仔司公，也就是道壇ê道士咧做法會；伊伶庄內司公興仔毋但是自少年結拜兼換帖ê好朋友、又閣是長期褲頭結做伙ê燒酒伴、牌仔跤，定定去個兜咧行踏，有影是司公仔聖榕全一款。

俗語講：「戲館邊ê豬母，袂曉歎簫嘛會曉拍拍」，跛跛麒麟仔小可影一下就知影：毋-捌--ê二支手起起落落，比ê定著是司公咧點香、畫符、請神、迎聖ê手勢；一雙跛前前後後，踏ê拄好是道士咧行罡、步斗、超魂、度鬼ê跛路；規个喙唇開開合合，唸ê正港是紅頭仔咧誦經、讀疏、呼懺、唸咒ê聲句……。

毋-捌--ê舞弄一搭久，閣坐落來原來ê砵墘頂，共進前食過，擲佇塗跤ê薰頭，閣一个一个拈起來看看、鼻鼻咧，確定無法度閣suh矣，才起身行對埔仔入去。

麒麟仔看毋-捌--ê行徙位，趕緊共車騎來藏佇廟邊，家已宓踫廟後，繼續觀看毋-捌--ê欲變啥碗糕。

毋-捌--ê佇一片闊茫茫ê埔仔裡躡出躡入、齧來齧去。有時陣，閣會無張持佇某一門毋知是啥人ê墓前停落來、看一下，才閣行向別个墓頭去。就按呢，伊親像管區ê咧查戶口全款，共規个社區巡過一遍。

咱嘛知影，逐位ê墓仔埔差不多攏全款，除了清明培墓前後彼幾工較濟人、較鬧熱以外，普通時仔，若毋是有人咧出山，抑是有人

欲拈骨，這款所在根本無人會行跤到。這個時陣，闊茫茫冷清清ê埔仔，干焦毋-捌--ê佻麒麟仔二个人。無！應該講是二个活人。

麒麟仔愈想愈無對同，本來想講到遮就好矣，規氣趕緊翻頭做伊走。這個時陣，hiông-hiông看著毋-捌--ê閣有別ê齧頭。

毋-捌--ê四界巡視了後，幹頭倒轉來停佇土地公廟斜對面十外公尺遠，一門看起來才落墘無偌久ê新厝頭前，雙手提一寡物件，若像樹枝仔佻草葉仔。

這門墓ê主人到底是啥人，麒麟仔嘛毋知影，毋過，伊會當確定，絕對毋是士官長佻灶雞仔。士官長過身已經幾落冬矣，伊猶會記得，當初時ê喪事是鄉公所派人來鬥發落，火葬了後，骨頭甕仔聽講是囡佇虎仔山軍人公墓ê塔裡；灶雞仔ê當初時離開庄裡去臺北，後來就無閣再看過伊倒轉來矣，聽講因為犯罪，人猶關佇臺北ê監獄。毋-捌--ê佇庄內，除了這二个以外，無別ê親情，按呢，這會是啥人？

麒麟仔猶咧懺神懺神，毋知當時，毋-捌--ê新ê戲齣又閣上場矣。

這擺，伊頭殼頂戴一个草箍，親像「法冠」；倒手擲一截柴箍，當做「龍角」；正手提一葩樹樞，敢若「帝鐘」。伊每唸幾句，就吹角請神；每行幾步，就搖鐘招魂。聲嗽架式、銚銚角角；跛步手路、專門複雜。

閣來，伊雙手手指挾樹枝，當做銀紙捲，一下仔進三步、連鞭仔退三步，一來是表示佇陰間地府點火tshiō光、引恁亡魂行向好路；二來是欲來共守關小鬼獻錢買路，予伊亡魂會當順利出關離城。

繼落，伊一手提樹葉做葵扇、一手提草枝做絲巾，有時行進前、有時行翻頭，跛步慢慢拖咧趨、親像咧踏八字搖。

後手，伊共樹葉仔當做羽毛扇咧紡大扮、草仔枝成做四串巾咧搖大擺；雙手前後轉八字、雙跛來回輾碎步。

一般人無定著看kah霧sà-sà，麒麟仔是愈看心愈驚，這箍毋-

捌--ê毋是烏白咧起瘡，嘛無像清采咧搬戲，正正是咧牽亡魂，而且，伊一个人扮演規陣頭ê角色。

一開始，伊扮演「法師」咧通陰陽、度生死；閣再來，伊換做「尪姨」咧燒紙錢、tshiō路關；繼落去，變成來引亡魂、行過城ê「老婆」；落尾矣，化身接亡魂、往西方ê「小旦」。逐个角色，伊攏表現kah真-真--真、成-成--成，親像專業ê演員全款。

這個坎站，申時已經將欲過矣，日頭光去予樹仔尾闌咧，天色hiông-hiông變黯淡、冷風陣陣透過來，四箍圍仔茅仔草咻咻叫，若親像規个墓仔埔ê鬼魂全部齊現身出面全款。麒麟仔這擺有影擋袂牢矣，趕緊倚起來想欲離開，無疑誤雙跤無力，規尻川頓凹坐佇塗跤兜，頂半身歪敲佇壁角頭，跛跛麒麟仔煞變做軟跤麒麟仔。

全這時陣，毋-捌--ê活動嘛收煞。伊本底已經行對土地公廟前過矣，毋知是按怎，無張持踏翻頭，先看著壁邊彼台三輦車，閣看著廟後彼隻麒麟仔。伊先掠麒麟仔金金相，目珠親像瘡狗目；繼落對麒麟仔微笑，面腔敢若瘡鬼殼。

麒麟仔拄才流清汗ê身軀，hiông-hiông一陣加懍恂，規个攏起雞母皮，一箍人三魂去了了、七魄散颺颺，就按呢死死昏昏去……。

彼工轉來厝裡，麒麟仔相連繼三暝三日食袂落飯、暍袂入眠，目珠前一直看著毋-捌--ê比手劃刀ê身影；耳空內不時聽見毋-捌--ê叫魂唸亡ê聲音。按呢繼續落去，伊恐驚緊緩慢會佻彼箍毋-捌--ê全款。無ta-uâ，趕緊去揣伊ê道友司公興仔。

「無你是去予魔神仔牽去，抑是查某鬼磕著，哪會變按呢？」司公興仔看著跛跛麒麟仔欲死盪幌ê樣相，家己嘛tshuah一下。

「毋……毋是啦！啊都無細膩，騎車去予跋一倒、驚一趲！」麒麟仔就算是家己ê王兄柳弟，伊嘛毋敢共真相講出來。

司公興仔趕緊起壇、作法、全力驅魔、去邪，舞弄規晷，麒麟仔一條老命才扶倒轉來。自彼擺了後，麒麟仔勿講敢閣去好玄、鶻趲，

見若看著毋-捌--ê出現，伊就自動閃kah遠遠、走kah離離。當然，伊嘛毋敢共彼工看著ê代誌講予任何人知。

毋-捌--ê以後敢猶有閣去墓仔埔咧請神度鬼，因為無聽講有人佇遐看著伊ê風聲，所以咱嘛毋知影。不而過，會當確定是，伊全款逐工透早就出門、天暗才轉來；全款家己一人、無聲無說，佇庄頭內外四界趲、賴賴趲。

清明彼工，我轉去故鄉培墓，順繼去廟裡拜拜。行出來廟口ê時，拄好看著毋-捌--ê對廟埕頭前彼條大路行過，除了頭毛加較白、面路變較老以外，精神猶誠飽溼、跛步猶真猛掠，真正予你看袂出來，伊差不多將近八十歲矣，嘛已經按呢行過較加六十冬矣。